國朝文錄續編

白田草堂文錄

寶應王懋竑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鎔經評

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為義舉司馬遷亦盛稱之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蓋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非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為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間疎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其皆與

伯同心爲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爲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爲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刪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快辨筆亦簡老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錄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次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附會之非明道語也蓋王荆公之高志勵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愎自用故明道欲優游於委曲待其自悟而改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諦大氣燄當時欲以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

孟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荆公爲比而與之共政蘄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則乘間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何轉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且是時哲宗方幼紹述之事未萌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君子居可爲之地乘得爲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爲與不當爲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韓魏公甯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之語及温公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雖以紹述爲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爲而并及先人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貶竄以快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爲之當宣仁末哲宗炎德已著呂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人爲之輔而所除姦黨絕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爲區區自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呂范諸公之過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溫公申公不與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錄皆載邵氏

所記文集中若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論也則固記於四十年之後而諸門人所錄略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未敢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焉

侃侃駁正純大風力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偪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按此論直不曉文義而妄爲之說不獨老杜笑之即劉白亦笑之矣以褒妲比楊妃則明皇爲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何雖略而指意

明白甚有過於劉向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自
誅之者古人文字原無忌諱唐世詩人尚有小雅怨誹之
遺而猥以末世諂媚心腸妄爲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昧
而不白於後世可歎也若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爲
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逆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而朱子亦以諂子目之至今爲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也
一劉自盡敘其事其詞迫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爲之悚然色
變見爲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爲
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在劉
白之上矣故門蓺臣竟荷臨問寵隨蕩析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貫妃而國忠貫妃之誅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之詩史也昔黃涪翁論北征南山詩以詞語論則南山勝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引此而反祇魏泰之妄語也

論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為證父攘羊言之言斷不可子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顛倒是非為親飾辭恬過也瞽不許嫂縣事獨不為舜禹計若以為尊親諱例之則

虞夏之臣于當衆首惡之誅矣詩無傳風而載驪之詩則錄於齊夫子獨不爲僖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弒此僖無南史董狐之筆爲時君諱耳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於齊夫人孫於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曾不爲諱他如納郜鼎丹楹刻桷閏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誠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爲尊親諱之說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

歷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楊雄皆以爲實錄而王允以爲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三段遞進後段索性掀翻其論尤偉

書潘善人傳後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嚮聞鄕閭先兄道君行事余間一出輒遇君於道途間見其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爲某贖女也爲某完姻也又曰某且餓死爲之求助也是時君方困於衣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爲人奔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既勇於爲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君君多愛不忍無所距逆間爲人所欺紿世或以是誚君而君不自悔也余竊怪君居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而以爲人之故蒙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倘所謂學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

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爲然自是後余行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絶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爲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爲人者不一日怠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爲潛善人傳示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衆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曩之謂君者亦黙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爲之作傳所述君行事甚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刲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事者夫墨子二本

以其薄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義而非學爲子之道者所及余旣不深與君接先兄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竊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間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鄕之善士世之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鄕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爲所著其說如此又念君以蕭然諸生而勤行不怠窮苦患難者皆有所依倚倘得如君數十人布邑中而富厚勢力或有過君者一邑之

人不其大幸乎故願以君風焉而非徒稱道云云也同里

王懋竑書

始疑爲提子之道繼則以爲合于𨵴子西銘之旨而其

人之本末俱見矣安得不以一鄉之善士目之

議賑說

周禮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婣睦任恤任恤與孝友並重焉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張子所謂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蓋推此意也然鄉八刑有不婣不睦不任不恤之目而荒政十有二則不及勸分之說蓋賑窮恤貧已備於平時而又有邦之委積鄉里之委積縣都之委積以待艱厄凶荒故專其事於官而不以及於民誠慎之矣三代而後富文忠公之於青州趙清獻公之於越州其救荒之法爲最詳科條具存於今而皆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朱子於浙東亦嘗行

之出粟推賞屢見於章疏蓋分災卹患有無相共州黨閭
里所必不得已者是廣周官求盡之意而非有謬戾於其
閒也吾邑舊歲奇災兩鄉俱淹沒今春重以大雪寒凍米
珠薪桂蓋已乏絕農圃固無所得食而百工商賈亦無所
牟其利閭民轉移執事者皇皇無所之鄉村中闔門餓死
者所在多有而城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
也夫同舟遇風則秦越人相救如左右手滿堂飲酒一人
向隅而泣則皆為之不樂州黨里閭非秦越也死生朝暮
不啻遇風也比屋連室束手枵腹叫號無所父母妻子委
命待盡豈特一人向隅之泣哉竊應小邑無甚富之家然

多有不餘於食者吾安坐晏然而聽其呻吟宛轉死棄於溝壑之中必有惻然痛心而大不忍者矣往者亦有勸分之說而應者鮮焉蓄未嘗有至誠惻怛之心而以文具行之若有所迫而非其所樂爲且或疑夫輕重取舍之不得其平是以遲迴前却而非吾邑人之嗇於利而薄於義也今　朝廷緩征平糶發倉移粟有曠古非常之惠而此數日之間尚有待焉諸君子倡率共爲義舉轉相勸諭豆區釜鍾各隨其力銖累合併亦可累積如出一朝之享卽可活數人之命當亦仁人君子所願爲也世之求福田利益爲子孫計者或施予於觀寺或修理橋梁道路以爲者較

之其緩急大小相去何如則夫求福田利益為子孫計者莫亟於此時矣昔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贍其族至今守之范氏無窮人朱子為社倉於崇安而一鄉數十里之間無餓莩者高忠憲公倣兩公之意為同善會無錫人賴其利吾邑嘗舉而行之未幾其法遂廢余嘗慨吾邑風俗之敝大不如曩者二三十年前竊私憂焉今諸君共為此舉踴躍從事有合於周禮及程子張子之意是人心轉移之機余固樂觀其事以告邑之人而同善會其廢未久其法可考又將與諸君共圖之以為吾邑人永遠之利也里人王懋竑譔

爾雅深厚儒者之文

義僕王珍傳

王珍者寶應李本恕行一之僕也行一娶潘氏無子珍少育於其家潘氏待之有恩潘氏早卒珍感激主君遂事行一不肯去行一舊家用度不能不少貲家遂以落姻戚間有所飲助亦輒緣手盡老而益貧薪米之事皆珍任之時有闕乏則珍竭力營辦未嘗告匱也行一喬氏甥母嘗再爲尼僉贊㳟然卒無子其後孌瞽獨居朝夕所恃惟珍珍亦冇奉養歷數十年不懈妹適揚張氏時迎以養未一月輒求歸以爲不如珍之能適吾意也珍嘗衣極敝褲或問之曰汝有新褲何衣此曰前日吾主人思燒餚食而不可

得已以入質庫貫鐺以奉主人矣其他衾類此閒出外有所貿易有餘即以奉主人行一雖貧老無子然娶有子者反勝之矣有族人見其誠實欲引以為己用特置酒筵拜謝其奉主之勤因以十金予之託為經營珍受之所餘利仍以奉主人但如常例以息予之久之其族人頗不樂珍曰吾知有主人耳他非所知也即以原金還而謝却之余弟懿詡令鳥程將挈任擇一管門人不可得或薦珍余弟亦知之曰彼有主人豈肯從哉或曰行一已立嗣子矣若以數十金為彼主人作生計彼自可往也乃以語珍珍曰吾奉事主人數十年今老而朝夕所恃惟我我何忍去

之非不知管鬥有厚利也卒辭不往珍年三十餘不娶或
詞之曰汝貿易以奉主人之外尚有餘金何不娶珍曰吾
亦念之但吾自奉主人所娶安能與吾同心恐反以爲累
耳久之乃娶其妻果不悅煩以爲言珍大慟曰吾之所以
不欲娶爲此也吾將奈何乃日夕誘說其妻後其妻亦化
而從之同心奉事至老無間言行一年九十餘乃終珍仍
以貿易自給至今尙在邑人莫不欽重之
舊史氏曰行一與余少相識而潘氏爲余姨妹故於其家
事畧知之而姨兄逍格嘗爲余道珍事甚詳相與感嘆幾
爲泣下今已十不記其一二矣其抑余弟之招則余所親

見也夫珍之事主勤矣而能化其妻此尤爲難得者遵恪旣前殁而余亦老且病後之人恐無有知其事矣故爲表而著之然尙恨老耄多忘不能盡記其詳也

此僕殆比于衞武子之愚矣後有良史必援明史徐氏僕例入孝義傳

與方靈皋書

別邊以來倏踰十載前者曾兩致書亦不記作何語其時言語文字之禁甚嚴大槩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頃者吾兄進秩閣學侍直　內廷閣學者漢之御史大夫唐之門下省宋之參知政事而侍直　內廷則漢之給事中唐宋之翰林學士也其位望爲不輕矣古之君子若漢汲長孺蕭太傅唐魏鄭公狄梁公宋文貞公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所遇之時所居之職不同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直節著於朝廷垂於史冊百世而下聞之者爲之感慕興起吾兄之所以自待於諸君子何如也則今日之謨謀啓

沃爲　國家根本長久之計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其必有在矣弟雖疏遠竊願陳焉　聖天子在上方將追蹤堯舜掩迹成康　詔旨屢下惻澀滂流四海喁喁想望太平而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更革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泰山盤石之安則生平所學亦爲無用矣其在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好問則裕自

用則不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皆廷渊熟爛之言人人所共知者而爲治之道卒不出此若舍此而別爲高奇之論廣博之説俱非所以輔翼盛德贊勳圖治也自古大臣格君定國者必以自治爲本秦漢而下有儒者氣象唯諸葛武侯其爲政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今之君子有能使人勤攻吾之闕者乎有能使人事相違覆至於十反者乎欲人君之納諫必自能納諫欲人君之求賢必自能求賢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以自輔而一有讒諂諛佞之人介於其側則自治已疎而以格君定國不亦難乎此不當爲書兒言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不得

不以此　杓瀆聽恩無所忌諱切唯諒之中　朝諸公頗多在從遊之人未近皆有學通問而有不敢盡諸抑願以此推言之也方今延登故老收召賢俊凡所建明已曠然其一變矣而根本節目之大尚未能別白言之至於設施措置之際亦有未盡符合而拾遺補缺裨贊　朝廷者未之或見欲求宋之劉器之陳瑩中鄒志完諸公蓋不可得苟勞不知內事離一其間或有造浮言飾邪說以眩惑視聽者蓋耶心竊為之私憂過計而未敢以妄言也易之夬卦以五陽決一陰而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其危如此姤卦一陰始生而五陽皆不能以自立君子小人勝負之幾大槩如

此昔人謂元祐諸君子但知異己者之爲小人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皆君子此亦千古之炯戒也弟年齒益暮疾病浸侵耳目昏聾不與一事欣逢 盛世自託放廢傾瀝言之不覺累幅望勿以示人其有未當願賜還答天氣嚴凝惟道體爲時自重

與方靈皋書

舊歲二小兒歸未得親奉教誨聞之甚不樂疏慢之愆所不可辭今至即令齋謁台階望有以教督之也昨者辱賜手書惓惓故舊之誼不勝激感猥以蠢愚冒進瞽言頗蒙開納不棄謂非此古大賢君子之盛節非今世之所有也奏摺四道於邸抄中皆見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凡所言皆古養民之政近世之所不講有能舉而行之三代富民之效其可復覩乎其條畫詳明纖悉皆具足為生民久遠之計文章古雅深醞直與西漢董賈匡劉諸疏相上下生平所學為無負矣然以弟迂愚之見尚有遺議者竊

以天下之大本當今之急務何不盡於此而以今之督撫守令舉行是事不過文移上下虛應故事甚者委之吏胥所以養民適所以厲民統觀近事大率如此尊兄先生居京師久凡此諸病或未深悉也昔范淳夫唐鑑極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常以為偏僻之說及於晚年經歷州郡乃以為萬世不易之定論故凡尊兄所陳者若一賢縣令可優為之而不得其人適以為害不可不熟慮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寬仁慈恕恩澤滂流開諫爭之途塞捐納之路凡所施為卓越前古而尊兄以一世重望居經綸密勿之地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乃未有昌言至論為

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以貽億萬年泰山盤石之安竊恐後之君子不無遺議於此亦不敢不爲尊兄言之也蘇長公作田表聖奏議序謂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太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變近在朝夕朱子於孝宗乾道淳熙極盛之時亦言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當時既不以爲忤而後世亦未有咎其言之過者則今者芻蕘之議亦有可一二爲尊兄言乎弟跧伏田野頹聵昏耄外事一無所知識所見邸報及關甚不全試以所聞今聊舉大槩竊謂綱紀未正政令多違賞罰或淆枉直同貫自侍從臺諫督撫以至縣令

未必盡擇其人而爲捐一途祇以開僥倖之門廣援引之路直省題補其缺亦未盡革凡沿海沿江沿河皆巧爲立名目自占美缺布在州縣者半爲堂官內使之私人賄賂公行廉恥道盡交結既固放手横行藩臬以下皆不敢問其爲里民之害莫大於此至於耗羨歸公而百姓加數百萬之賦關市之稅不爲定額隨征隨解而横征厚歛以飽吏胥之槖上以蠧國下以害民此二者尊兄摺中已及之而未能以盡數也 聖主日下求言之詔而諸所建白率毛擧細碎曲徇私意求其公忠憂國通達治體者百不得一焉至於政事之得失擧措之當否皆卷舌固聲莫肯一

言人材委靡公論不伸莫甚於此時然則所以振興激厲
長養成就之者非吾長兄之望而誰望之耶禹之戒舜曰
帝愼乃在位釋之者曰天位維艱一念不謹則以貽四海
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故又曰一日二日萬
幾又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則為治之道
隨時制宜補偏救弊有不可頃刻緩者 世宗憲皇帝以
神聖英武御宇一切整齊裁定期於至治而務行不善亦
斷更改未嘗有執如安山湖開墾 聖斷毅然以為不可
行而留礙一事引過責躬布告中外此豈有一毫繫吝之
私也哉舜之承堯誅四凶舉八元八愷堯之所未嘗行而

舜行之不以爲疑而朱子與何叔京書謂三年無改非爲有天下國家者言伏讀 詔書崇仁孝之意中損益之幾可謂深切著明而近日之議似猶浮辭飾說以眷持上下故不可不爲 聖主別白言之也前書謂朱子戊申封事當日體 黼扆之側近觀司馬溫公歷年圖序言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明武人君之道一曰用人其言至近而千古治亂之源無不在此仁明武即夫子所云知仁勇者不以勇爲言而專主用人即臯陶所云在知人在安民者其言可與戊申封事並者也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考之詩書春秋其官名亦不盡合程子嘗曰孟子與周禮所載不同

今之禮書掇拾煨燼之餘雜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朱子以著之集註況去今又千百年而可一一追復乎皐夔禹稷伊傅周召之所言書載之矣不必周禮而後可治也凡今章疏多援周禮為說恐亦循其名而未察其實矣此論甚長非筆墨可究姑舉其槩耳弟年齒益暮疾病益侵度未必久存於世顧嘗念杜少陵云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蓋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於此而於尊兄又有可以言進者又承俞咨謀在直言是以敢私布之倘得一言可採藉手以為新政之助有補萬分之一而長兄勛名遠與姚宋韓富比隆則於君臣朋友之義兩

無所憾自此伏死邱壑無復餘念耳天氣尚寒惟道體以時自重臨紙悚惕仰企之至

靈皐奏稿本集不載全謝山所作墓誌亦未一言及之恐亦以所言無大關係不盡可行耶中間指陳時弊深切詳明

與喬念堂先生書

八月中以一字奉候起居不審已達記室否解手背面倏踰三時中心鬱結無日忘之昌黎所謂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亦懸懸於吾者真善道人意中語也懋竑今春一病累月幸獲痊可而根本摧折無從填補遂更成怔忡眩運之症每觀書不及一時許輒眩轉反復不能自定起行室中良久乃已追復據案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汩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

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爲假假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
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畧有以窺其門庭徑路
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甘墮落耳自省十
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
之名以自文恩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
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
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
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檢點此心放逸決
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馭奔馬如轉盤石有未足
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業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則

「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同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要知已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毋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遊囊書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胡衕閒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着落世事浮沉一切聽之此中已無毫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措先生別有可以爲地者盼爲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草草語無倫次幷亮不一

中間勁氣直達無一筆放鬆適真宋子之文

答朱宗洛書

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𨗇閱鄒琢老所撰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曾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為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若舊譜與同僅摘其外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分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問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求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

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

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辨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攙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見南軒書必曰主靜見廣仲書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

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者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已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要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殁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人自有生二書向以爲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羅參議兩書則在乙丑丙戌間蓋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覼

軒書廖子晦書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朱子酬南軒詩可考其後又亦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答程允夫何叔京戊子請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後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與林擇之書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者三十年以來粹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汪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如以未發爲性體及先察識後含養之類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

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說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illegible]可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以混而爲一明矣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錄反復推尋非徒

犨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錄一一考其前後其的可知爲某年者著者則系之以某年其不甚可考者以云某年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繫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畧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

又云上面兩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下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犯朱子所訶必欲漸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何如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同學王懋竑頓

首

作字已覆闕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該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以言主敬也至於靜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為動而不名為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

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為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聽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僴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為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即敬貫動靜之旨既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

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也]實非有兩事則終合并不得也致中致和各有工夫不是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致知便了却也章句分明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正相發明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為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尚未敢云從心所欲即七十從心所欲尚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為元之義

以此爲主靜之訓不及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及可以爲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夫言主靜者據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之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罅漏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悉唯一屏諸說詳

考而較正之則合并爲一亦必有日矣

後段字字警醒

曲江會藝序

曲江會藝者亡友程君爽林與諸同人會課之作也程君家有園園有曲江樓爲羣居講習之所故以名其集云程君歙人也而家於山陽博學工文衡與里中諸君子切劘甚至將上追古之作者而不以所長自域而其爲人廣結納喜交遊三吳人士亦爭趨之往往有館於其家者先是大江南北風土不同而士之習尚亦異大抵江以南多輕清雅麗之材率以聲氣相高前後相承源流那絕江以北則質直慤固有沈深刻苦之思而靜默自守不以聲氣相通故雖以一江爲限而隔閡不相聞問程君於是合南北

之士而爲之探其菁英通其脈絡以古人爲指歸而不亂於淆雜之說至於馳騁上下則各極其材之所至而不必其盡同也程君以乙酉舉於鄉不幸中道以殁而弟風衣守其教不變故曲江之會久而飛聲積之得文數巨帙會金沙王君熙徵過淮上爲之選訂二百餘篇王君以文章自名鑒裁精密衆所推服而及其爲序反不能無所左右於其間此則通人之蔽囿於聲氣之中而不能以自察也程君嗣子務江以其爲先世之遺自爲鏤板今將印行屬懋竑序其緣起如此抑懋竑又聞之經義之作號爲時文而所發明者易書詩禮春秋與夫孔曾思孟之宏綱奧指

而洛閩以來賡續之微言俱附見焉而又兼有其法與辭非深於史漢韓歐蘇曾之文亦莫能至也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本末源流未嘗不與古人合而立身行己之大居官處事之方皆於是乎取之故嘗謂今之正人心變風俗必自時文始昔者朱子力詆永嘉之浮僞纖巧而必取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以爲世法東萊呂公於文鑑特載張才叔書義二篇其重之也如是而今之論文者穿鑿破碎支離詭譎恃其堅強鷙悍之力肆爲猖狂浮夸之辨甚至一人之書而前後自相違戾波蕩後生莫知所適其罪有甚於范甯之議王何者而流俗相煽往往尊奉其

書愚竊惑之　今天子下詔書風厲學者分別黑白以定一是士皆駸駸知所向矣懋竑老且耄固不足以與此而諸君子以渟直愨固之質加以沉潛刻苦之思刮磨浮華趨於本實於以上副　聖天子詔書風厲之意而下以爲人心風俗之防庶幾世道重有賴焉此則程君惓惓之餘意而今日之厚有望於諸君子者也乾隆辛酉六月既望白田王懋竑序

此先生着意之文見答山陽人士書中論大江南北風氣不同矣實則江南江西亦不同也

寶應張邑侯壽序

宛平張公治寶應之七年政平事舉時和歲豐教化脩治耆艾歌詠歲四月十有四日爲公嶽降之辰邑人士將奉觴於公而請余爲文以爲之侑余嘗考周禮鄉遂之設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而統之以鄉大夫其秩則卿有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而統之以遂大夫其秩則中大夫以今準之則鄉大夫遂大夫即州縣之任州長縣正以下乃其所自辟置而杜君卿馬端臨之敘職官以鄉遂大夫爲鄉里之職而別出縣正以當縣令蓋其誤也夫五家爲比五家爲鄰累而上之以至於鄉遂萬二千五百家耳

歷比今一小縣而其秩則卿則中大夫其重之也如是嘗推求其故而知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之所以莫及者端在於此矣天下之治始於細微而後放之以至於盡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失而爲治者不然必較計於銖銖寸寸之間爲夫石稱丈量則銖銖寸寸之終不可以得其平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古先王之所以責夫鄉遂者詳矣師旅田獵學校選舉賦稅獄訟一切以委之而或有所牽制撓亂則無以布其手足運其精神而傾摒弛懈於纖悉委曲必不得以盡而民不被其澤故重其秩略與六卿等所以絕牽制去撓

亂而凡民數之登耗多寡民情之欣戚憂喜與夫賢愚淑慝剛柔強弱皆得以同核稽考從容措置而撫育之教誨之以馭之於治此三代之所以盛也漢之制令秩千石至六百石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其意猶存故多以循良稱者自是以後轉以輕矣觀察採訪轉運提刑諸使雜然並出而法令愈密操縱取舍出入輕重皆不得以自行其意南豐曾舍人嘗反復嘆息於縣之難爲謂其過之易求勢之易撓而民亦得以與其擾此自漢以來千百年而循良之吏希濶而不數見也雖然制興矣法密矣而要其與民最親且近而可以考其多寡登耗之數欣戚憂喜之情與

夫賢愚淑慝剛柔强弱之分其惠易施其教易行者莫令
若也朱子曰爲監司不若爲郡爲郡不若爲令而伊川程
子亦言令所不得爲唯制民之產耳他固多有可爲者則
亦視其所以自待與所以治民者何如而不得盡以法制
爲解也今公之於實應也一以古之道治之課農桑省徭
役修理隄防道達溝洫其爲民興利除害不啻若嗜慾而
又新學宮修邑諸先賢祠以廣厲人材振興治化皆法之
所不及而獨黽黽爲之實應自丙子後黃淮爲患仍歲災
祲公勞心焦慮日夕拊循饑者食之寒者衣之民賴以安
或有所侵暴必與爲枝拄不肯稍有贈徇大槩抑豪縱惠

窮下而平心持正亦未嘗一以操切厲聲威也其折獄聽訟剖決如神吏莫敢上下其手而訐裂恣睢者亦皆慴伏不敢以有所倖逞於簿書煩猥符檄趨迫公悠然處之略不以爲撓邑之人自市井閭巷以至村野窮僻莫不欣欣然如遊太和之域而無有辛苦愁嘆之聲也三代邈矣以公之治與兩漢所稱循良之吏若卓魯仇陳之屬相提而論則未知其孰先孰後於是知古今不甚相遠而古之果可以治也夫古之禮有上壽有獻壽而於誕辰之日以文稱壽則起於近世然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古之人士所以壽其上者歲歲

爲之未有以與也而且著之詩歌以示後世則今之於誕辰以文稱者獨於令爲宜叢合於詩人之義矣余故因邑人士之請備述公治行之詳進於公以爲祝而幷及夫古今之異以見公之爲治實超越夫尋常而非徒蔓衍侈溢之辭也世之君子聞余言其亦必有慨然而興起者矣

議論獨闢文亦委曲周詳逼眞朱子手筆

祭汪桂石先生文

嗚呼當制科之初設將掄選於豪英爭奔走以趨赴咸挾策而橫經孰不殖而有獲惟茂實其滋榮乃循襲之已久遂混濁而不清倖吹竽之冬濫紬鼓瑟之無成嗟高高之莫問誰與鳴其不平曰自古其如此徒流涕而沾纓惟君閎博之識魁傑之才泱漭浩淼崒嵂崔嵬追古人於伯仲鄙一時以嬰孩獨專專於文字一掃括夫煤埃徧綴緝以紬繹自杼柚於余懷其光燄如日星之出其雄壯如風雨之來其駿快如六馬之馳驟其雍睦如八音之和諧儼高文與典冊信經國之鴻裁會凌空而直上超八紘而跨九

垓覩彼紛紛之餘予何嘗驊騮山子之與駑駘惟積學之日茂曾誰氏之不如顧蹭蹬而失路一不得策名於薦書朱紫紛其混淆玉石一槩以無殊此時命之不猶豈尺度之或疎乃年往而歲徂愈厲志之弗渝雖屢逢夫饑饉常自勤其螢窗穿穴窮乎甲乙諷詠逮乎朝晡慨壯圖之未遂詎蟲魚之是娛昔平津與少傅皆以舊德而耆年膺顯融之新命著勛名於簡編垂前修之未遠冀來茲之可傳至皓首而加厲日有俟於騰驤乃十上而不第竟痛憤而眞豈顧桑榆之將及悲齎恨於九泉積平生之勤苦邈若長空之飛煙獨抑鬱而誰語竟一病而不痊嗚呼今之小

了纖人卑庸兆賤僅章句之粗識曾詁訓之莫辨蹺矯首而厲角忽鸞翔而豹變謾大言以駭俗謂得失其必驗世固有信其然何名實之易眩惟懷抱之瓌瑋不克爭雄於一戰恒屈心而抑志僅憫黙以自遣是以不免於訾謷而庸詎知夫高下與後先彼夫三年大比之期固將以進賢而退不肖言語文字之間已不足以鑒形而辨貌而況妍媸好醜更貿亂而顛倒試珧舉而高觀曾不足以為笑徒使奇偉豪儁之士沈溺汩沒其中老死而不能以自攤鳴呼進退得失之際固非人之所為而天之所制任運數之偶然彼冥漠其誰記而獨怪夫彼此之間何巧有以相戾

豈若菩之好惡判然其與人異世徒見一人之不遇非有甚損於世而不知崇長鄙夫之心銷磨壯士之志老成寖以凋謝典型遂以覆墜後生小子直以勤苦爲無益而束書而游戲學問之絕於天下而安能不深懼夫殄瘁也君以孝友居家以忠信與人慷慨磊落卓冠羣倫壽已逾於耆艾家不缺於廩囷有二子之英異及蹌濟之諸孫欣爲善之有後可無爲之悲辛而余獨反覆於其遇合之故以想其志意之所存竟泯沒而長逝終窕酷而莫伸使九原而可作猶將雒誦而長吟嗚呼哀哉尙饗

中後慷慨激昂不僅爲一人悲咤

祭勇略將軍文代

嗚呼余觀自古奇偉豪傑之士爲國家捍大難立大功者未嘗不爲之咨嗟而太息況乎當世之所倚庇生平之所嚮慕而一旦忽焉以殁其爲傷悲悼之情又何可極惟公雄毅之材傑魁之略風雲變化龍蛇蟠屈非尋常之所測識而其忠義果敢之氣至老而不衰雖庸夫小子皆有以信其終身之大節方甯夏之煽亂春 簡書而疾入定禍難於毫釐呼吸之間蹈春氷履虎尾鬭其亭者且莫不惴惴而縮慄及其從狙西指猛氣奮發料逆孽之可以一戰而擒而憤諸師之畏懦恇怯瀟無意於報國於是慨然率

先發聲獨唱　聖明之所嘉許同僚之所忌嫉猥當一路之任而僅予以疲散饑羸五千之卒直欲借名於攻戰假手於豺虎藉以快其忿憾妒娼之私而無所復恤乃公能以弱摧強以少克衆定漢南如反掌取成都如拾芥不啻烈火之燎枯蓬飄風之捲落葉固已顛覆巢居剖破窟宅披腹裂股噓腦屠腸而承其餘威者乃得以略取夫毛髮爪指而自誇爲不世之業迨師乘不和勝負反復獨以其一身枝柱於傾側擾攘之中城已危而復固軍已敗而復全其夷凶靖亂之功尤非短材所可及兩川旣定直抵滇池其時環寇之師十萬環城之期九月咸視之如毒蛇猛

賊之不可擒遏而飽食優游不復計其何策以剪滅公乃相觀形勢籌度機宜聚米畫沙無不周悉顧轉以戾夫賊縮退避者之心而排沮抑遏不使其鋒穎之或出卒之豺牙密厲砥毒潛吹始授公以偏攻之任委公以自効之力遂乃關生死於穴中決安危於幕上焚東兩寺燔捲二橋大破其藩籬盡刈其手足由是醜徒震驚鬼解魚爛兔巢授首降旛夜豎晝不踰時而擒剄七八年來狂狡抗拒之逋賊盡嘗考其始末公則耕之耘之炊之餘之迨乎敵離而爨釜也乃皆以給於他人而不知誰之所得嗚呼昔之論論訛訛溷淆臧否者大抵皆在黑白未分之日苟其功

名成就勒鐘鼎而銘旂常則向者笑譏謗詆亦皆舌卷而口塞從未有奇勲偉烈焯然暴著於天下而顧加之以莫須有之辭誣之不可以活之罪宜乎公之扼腕推心呼天以號泣然而天知吾忠　上知吾直伏讀　褒嘉獎諭之語足以信後世而榮子孫彼區區祿秩之崇卑亦何關於得失某誼屬通門情關戚串聞訃而驚心獨流淚而沾臆竊以知公之心之深得公之事之詳竊紀叙其大綱恐不免於漏百而掛一而追思其言談詞氣如在目前庶幾英靈毅魄不消泯於窀穸而長往來於鄉里之旁與商山之側嗚呼哀哉尚饗

此非祭文直須究疏也非先生剛腸熱血誰開此口、

新修寶應學記

寶應學始建於宋嘉定再建於明洪武是後累有修葺我

國朝又更新之以迄於今蓋七十餘年矣間亦稍爲救拄完缺補漏而傾圮歲久日即於敝壞比年方議重新而以費大卒莫能舉遂甯張侯甫署縣事慨然以爲己任捐俸倡始鳩工庀材與教諭吳君訓導劉君主簿蔡君合邑人士之力共爲之而張侯以政事之暇月親涖焉以督其成不兩月遂訖功於是棟宇崇隆門觀顯嚴堊塗齋序攻不峻整丹雘黝堊皆應圖法渙然一復其舊矣張侯將偕邑人士釋菜於先聖以告成事而邑人士來請於余曰願

有記余久病不能文且茲事重大刻之金石以垂久遠非徒記興作之本末也已辭弗敢諾而其請不已乃爲述張侯之意以告之曰在昔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載於經已畧其制蓋不可詳考而教學之法則固具於戴氏大學之書自宋以來歐陽公王荆公南豐曾舍人皆發明之而子朱子諸學記所言尤詳其於道德性命之旨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說學者所以正心修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固無不備矣後之人讀而考之四代之學雖已曠絶亦不啻身遊其間而親聞其訓誨也顧論者以爲今之學與古大異郎自宋以來且有不盡合者以故學僅同於官署而於

古者所云皆發不復講余綜其實則固不然　國家之取士懸五經四子以爲準式而一本於程朱之訓註士子之所講習無不自於此而經義之文固不離於章句訓說之翔然其所稱道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曾子子思子孟子之格言大訓而周張以從演繹敷暢微言奧義亦具載於中苟能推而明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則與古之學者無以或異而今以爲口耳之資譚世取寵之具至其行事往往謬戾而不合且畔越焉則非所以教者不至而士之學者徇乎其名而忘乎其實也　今天子廣厲學宮振興文治所以董率勸誠

之者無不至四方之士亦既慄慄向風矣而窮鄉下邑猶有如前所云者則長有司整齊化導磨揉遷革之功惡可以或緩乎夫道德性命之旨語之人人有不盡解而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固人人之所能知能行其出入向背較然其可振非有空虛高大滉漾不可窮之云以自遁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指其淪反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而蕩焉自肆於奇衺恣睢之行者不知所以自待何如者試於淸夜之間一自思之必有涊然汗出以恥而不能以頃刻安者矣吾邑素號渟樸其子弟多謹飭自守猶有先生長者之餘

教至於近日寖非其舊習里閭率以詐力相傾暴而訟學鬼瑣者亦雜出於其中不惟不知愧長反矜炫焉其有一二守正循理之士且以為迂闊而相訴病矣嗚呼吾邑凡三年其於人材風俗之徵嘗惄然憂之故其留邑中也首以興學為亟蓋將舉邑之父兄以訓飭其子弟教孝弟存忠信守禮義俾漸知毋縱欲毋說詐毋習鍥薄之行毋競錐刀之利其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蕩軼於法度之外根本既立而以益窮夫道德性命之旨於歐陽曾子朱子所以記學者一一切磋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習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有以稱 國家養士育

才之制由是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必有剛明俊偉魁壘奇傑之士起而效疏附先後之用者見則張侯興學之意而非徒觀美其宮廬異飾其庭宇以爲觀美也已張侯講懋恭四川遂甯人爲吾師相國文端公之從子貞孝先生之子家庭學問具有源流其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侯丞吾邑久於邑小大諸務無不諳悉爲治廉平不擾不踰月而政以成故能以餘暇親往涖事周而且速蓋其用意有在於簿書期會之外者此非今之吏所能及余是以推邑侯之意以與邑人士共勉勵焉以無負侯之教也吳君諱詒生劉君諱大成蔡君諱永脊皆有功於學者當得附書雖

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某日邑人王懋竑謹記

議論切實不泛爲高遠之談可與湯文正公蘇州學記

並讀

郭烈女祠堂碑記

烈女諱純姓郭氏寶應人廣東連州知州昻之孫女太學生屏之女也許字喬茂才崇道之子潤茂才郭氏壻其妻於烈女爲姑蓋重姻也烈女少淑婉遵禮法姑愛之歸甯輒召之見循循執婦道謹甚姑歎曰他日事我必異於人越數年潤病卒烈女聞之號泣不食欲以死殉太學止之女覺其意傍徨幾不能生力勸阻之烈女曰是不可以爲父母憂也乃強起食然自是以後屏居一食飲憔悴未嘗有喜笑之色凡瑶環瑜珥綺繡純麗之飾皆卻去不復御過壻之祥日則數日不食姑婦相見輒淚下不可止旁

觀者咸喟息悲傷之太學常曰女故不言然其意甚決不他許也烈女少安焉既三載有媒妁至其家與太學竊竊語烈女詭曰是豈爲我耶我不可以久於世矣即舉平時所服用納之母所曰女無用此也會其姑歸依依左右不忍去臨別謂其外妹曰妹爲我强留一二日恐後不復相見也家人皆怪其言然不知其將以死也不數日竟自縊死死後一小女奴指其巾曰姊三年來暮必泣持其巾反復視已而又泣卒用以死晨起以白繩約髮而以綵線覆之日日如是我不敢言也太學解其紒良然嗚呼烈婦烝其夫之志未嘗以一日忘而遲迴展轉恐傷其父母之心

且又不欲以自明也此其節愈苦而其意亦愈悲矣昔人著貞女論以爲未嫁而夫亡者之可以無死而死焉者其事過於中庸不可以訓乃槩之於烈女則固有不然者烈女之於姑時時相見執婦道久矣非若納采問名壓爲父母之事而不知其身之爲誰屬也一日夫亡回而易心委身他姓姑姪之閒何以相遇此眞豺狼犬豕之所不爲而謂烈女爲之哉一意所激視死如歸苟其有所託以解于天下之口而陰以自便其委曲遷就之私固烈女之所深恥也烈女之處此不可謂不審矣而議者猶襲昔人之餘論格其事不爲請旌表是亦不考其本末之故而於烈女

之心有所未白也世衰道微正氣淪喪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者往往脂韋汲溺不克自振而節烈之事僅僅見於女子其英靈毅魄凜乎有不隨死而俱亡者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人心之所以不至泯沒正繫於此而議者猶復云云豈不可深歎哉烈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某日死年十八烈女幼有志操好讀書於家範女誡等篇皆曉解大義每於姊妹談及古烈婦貞女事後卒如其言死時以巾繞床端坐地上面目如生亦異於人云邑人士嘉其節建祠祀之而余為敘次其事以申烈女之志而系之銘辭曰

天地之義嚴於家室詩著靡他易稱從一後世不察假借

口實僅有異同苟以自飾嗟唯烈女婉嫕令儀堅貞自砥之死不移既葬而除固亦其宜我心不許何生之爲在昔夷叔采薇西山比於三仁殳兄之間高節冠世岳震心寒嗟惟烈女亦同此嘆哀哉已矣自殞其生所不朽者萬世之名孰爲短長孰爲重輕爰作此銘以永厥聲

中間議論破的足以間執震川先生之口曾南豐云習足以知難言之意文足以達難顯之情此文有焉

頒朱子書謝　恩呈看詳

看得唐虞夏商而後道在東周禹湯文武以來學宗孔子顏曾曩其緒思孟承其傳自大義之攸乖遂微言之幾絕秦用申韓而道以裂漢尊黃老而儒浸衰六經皆殘缺之餘諸子多分離之論匪守章句訓詁之業用紀王鄭賈服之名迨濂洛之學既興而洙泗之道乃著關中本原則一比於伊尹伯夷龜山的緒是承同於卜商言偃定夫顯道其末已分豫章延平其傳未顯惟我文公之出始集諸儒之成窮理致知極庶物人倫之幽賾正心誠意凜戒慎恐懼於幾微為六藝之折衷詩書易禮之旨大明煌煌乎如

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立萬世之標準語孟學庸之註既定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五穀之可以療饑訓從來不決之疑訛發自昔未宣之蘊秘跡泰封事莫非帝典王謨之精敘記碑銘亦皆天理民彝之奧象山以虛無爲捷徑力攻其溺於老釋之非同父以功利分歧途大破其流於管商之失發揮所及殘篇斷簡俱布帛菽粟之文風指所傳隻字單辭若天球河圖之重論其道貫孔子以後一人比其功亦生民以來未有乃刪修纂輯之作具有成書而文章議論之匯未曾裁定全集別集續集之不無煩雜池錄饒錄建錄之或有混淆詮次者傳采廣搜而未考

其前後編次者件分條繫而求辨其異同閒入他文且增贅語勉齋果齋之承學詎能不負其傳西山鶴山之勃興亦祗無失其舊因循既久散逸莫輯至四書之訓說最多尤生平精力所寄而諸家之抄撰不一乃後世學術所關集編止於學庸略而未備纂疏及於陳蔡擇焉不詳雲峰之通頗爲紛舛道川之釋未極刪除彼何王金許之云倘疑醕醨之異味況胡楊蕭陳之雜何止黑白之殊觀御雖重於膠庠說或同於燕郢致使外同者得竊閒隙並令異守者轉見瑕疵橫肆觝排公行刪削譏摸索之影響誚辨析以支離希學之書幾爲偶禁尼山之旨別入旁門幸否

泰之循環斯晦明之遞轉我　皇欽崇正學表章眞儒溯道統之源流發升從祀淵羣言之條貫俾纂全書學惟定於一尊理同歸於皆是黜德性問學調停之私說敢云朱陸之並稱斥永嘉輔車謬悠之狂言誰曰中晚之異論謂六經之道皆可見之躬行而四子之書尤爲切於日用校勘已徧頒而宜先學並進於知行佩博文約禮之訓德同修於仁義收存心養性之功齊治均平誠爲樞紐中和位育敬厲始終統會辨論之詞而黃輔諸儒亦可不入別擇發明之要而饒胡以下豈所宜參反復丁甯若傾耳於鵝湖鹿洞之側裁成激厲直置身於武夷滄洲之中某則覆

八表以鐘鏞懸九霄之星漢五百年淵源可按導河積石疏衍於徐揚雍豫之區億萬載聲教無窮維嶽崧高峻峙於元會運世之內矣

句奇語重質大聲宏非貫穿朱子全書固不能道其隻字